大易擇言

一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　璐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擇言卷三十

上元程廷祚撰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正義 紫陽朱子曰巽入也陰為主故其占為小亨以陰從陽故又利有所往然必知所從乃得其正故又曰利見大人也

欽定四庫全書

愚案巽為陰來從陽之卦陰既從陽而猶曰小亨者巽之一陰初至于此而未為深入故也既有亨之理則理達分定而行无所滯故曰利有攸往且陰已至于此則宜益進而從乎陽故又曰利見大人聖人于柔之初順于剛而辭意周密如此○經中大小對舉有分指陰陽而言者泰否是也若獨言小者則少之之辭小亨以為柔亨者亦未確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

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正義 會稽虞氏曰剛中正謂五也此說確

漢上朱氏曰剛巽乎中正則所施當乎人心是以志行乎上下柔皆順乎剛則物无違者大人者九五剛巽乎中正者也

辨正 愚案巽乃經卦所重取義于順乎天德其用甚大不宜僅為發號施令之事彖傳以申命三字必因大象之文而誤衍或重巽之下仍有他闕文亦不可

知舊說相承殊為訛舛○凡柔貴從剛剛貴中正此全易之要指而巽卦以一陰初順乎陽如臣之得主女之于歸柔之道得矣而重巽之卦有柔皆順剛之象剛居九五又有巽乎中正之象故彖傳因而備言之實則巽義所重在柔而經之利有攸往亦指柔而言也剛巽乎中正雖文象所有而此句乃孔子補出然巽之理亦于是始備云爾○或曰凡卦之有巽者多言文教風俗之事何也曰此

見于大象如小畜觀姤諸卦皆因巽之取象于風而設而彖辭爻辭不言不可援彼以附會申命之文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正義 安定胡氏曰巽之體上下皆巽如風之入物无所不至无所不順故曰隨風巽君子法此巽風之象以申其命行其事于天下无有不至而无有不順者也

伊川程子曰風兩相重隨風也隨相繼之意君子觀重巽相繼以順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順重巽之意也命令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

建安邱氏曰風隨風而不逆此重巽之象也○又曰申命者所以致其戒于行事之先行事者所以踐其言于申命之後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辨正

愚案初六一爻柔始從剛者也內懷猶豫故為進退之象夫從善不果而欲我有是善未之聞也武人斷而敢為以是決之則不患其猶豫矣故曰利武人之貞舊解未確

存疑

紫陽朱子曰初以陰居下為巽之主卑巽之過故為進退不果之象若以武人之貞處之則有以濟其所不及而得其宜矣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進退不知所安者其志疑懼也利用武人之剛貞以立其志則其志治也治謂修立也

汴水趙氏曰志疑而不決故進退靡定志治而不亂故決于行

愚案心有主而後不亂知陽德之必當從是之謂志治矣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辨正 愚案巽卦以柔爻爲主故初與四不言巽不待言也

二三與上言巽明剛亦有巽也五不言巽剛之巽至此極也○二處下卦之中能厚自貶損以行巽故爲巽在牀下之象用史巫紛若非禱祀之謂言盡其誠以奉己之神明則吾心之剛德不至于出入之无時而清明在躬矣剛之巽如此其吉且无咎理之必然也

存疑 紫陽朱子曰二以陽處陰而居下有不安之意然當巽之時不厭其卑而二又居中不至已甚故其占

為能過于巽而丁寧煩悉其辭以自道達則可以
吉而无咎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正義 白雲郭氏曰二有剛中之德能行巽之道是其所以
无咎也

九三頻巽吝

正義 紫陽朱子曰過剛不中居下之上非能巽者勉為屢
失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汴水趙氏曰頻巽者既巽復巽猶頻復也

愚案下體之巽方終而上體之巽復至故有頻巽之象巽而頻焉則其得失初無定據而剛德之在我者危矣吝之道也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辨正

愚案志窮謂剛不足也所以巽之者非其道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正義

山陽王氏曰三品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

巵

辨正

愚案六四以柔從剛無復疑貳非初之比悔亡言初之進退不能无悔而此則已亡之也田者以人從禽之名順而後獲者也六四之順乎剛如此其所獲不已多乎舊解未確

餘論

雲峰胡氏曰田武事也初利武人之貞四之田獲用武而有功者也

愚案以武事喻巽皆策陰柔以用力從剛之意

存疑 紫陽朱子曰陰柔无應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以陰居陰處上之下故得悔亡而又為卜田之吉占也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辨正 愚案九五所謂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貞吉悔亡无不利極言以贊之之辭其故皆于下文見之蓋剛之弊在好為天下先而巽為不果其究又為躁卦

惟九五以至剛之德巽乎中正則无過與不及而
悉協于時措之宜无初是不為天下先而失之躁
也有終則德足以持久而不失之不果也先庚三
日起于丁戊巳而不及甲乙丙申无初之義言事
之未至不敢先也後庚三日歷辛壬而盡于癸甲
有終之義言事之已至不敢不及也其權度精審
而從容不迫如此非盡乎巽之極則者不能又言
吉者所以深贊之也九卦所稱巽體之美蓋皆從

此爻出他不足以當之也舊解未盡其蘊先庚後庚之説亦不可從○无初初爻陰也有終三爻陽也五得其中故為此象

存疑 紫陽朱子曰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巽體故有悔以有貞而吉也故得亡其悔而无不利有悔是无初也亡之是有終也庚更也事之變也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寧于其變之時癸所以揆度于其變之後有所變更而得此占者如是則

吉也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正中謂无過不及正得其中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正義 山陽王氏曰處巽之極極巽過甚故曰巽在牀下也斧所以斷者也過巽失正喪所以斷故曰喪其資斧

紫陽朱子曰巽在牀下過于巽者也喪其資斧失所

以斷也如是則雖貞亦凶矣居巽之極失其陽剛之德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正義 紫陽朱子曰正乎凶言必凶 按貞凶之解本義自相牴牾

楊氏文源曰巽在牀下居巽之極也天下事惟斷乃成今焉喪其資斧而失所以斷矣无斷則敗可必其凶也

愚案上九處巽之極无所復巽故曰上窮也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正義 伊川程子曰兌說也能說於物物莫不說而與之是以致亨然為說之道利於貞正非道求說則為邪諂而有悔咎故戒利貞也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正義 伊川程子曰兌之義說也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于陽而為陽所說也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故為說而能貞也利貞說之道宜正也卦有剛中之德能貞者也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于民如天地之施感于其心而說服

无斁故以先民則民心說隨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則民心悅服于義而不恤其死說道之大民莫不知勸勸謂信之而勉力順從人君之道以人心說服為本故聖人贊其大

辨正

愚案兌之為說以柔有得于剛而致者也因柔外近于邪媚故經曰利貞戒之之辭也輔嗣謂剛中故利貞柔外故說亨其說顛矣

餘論

劉氏長民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柔

外為順剛中為信故得順乎天而應乎人

東萊吕氏曰當適意時而說與處平安時而說皆未足為難惟當勞苦患難而說始見真說聖人以此先之故能使之任勞苦而不辭赴患難而不畏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正義會稽虞氏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兌兩口對故朋友講習也

衡水孔氏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朋友聚居講習道

義相說之盛莫過于此也

伊川程子曰麗澤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溢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先儒謂天下之可說莫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固可說之大者然當明相益之

象

節齋蔡氏曰講兌象習重兌象

石澗俞氏曰講者講其所未明講多則義理明矣習

者習其所未熟習久則踐履熟矣此朋友講習所以為有滋溢而如兩澤之相麗也若獨學无友則孤陋而寡聞故論語以學之不講為憂以學而時習為說以有朋自遠方來為樂

初九和兌吉

正義 節齋蔡氏曰爻位皆剛不比于柔得說之正和而不流者也故吉

瞿唐來氏曰和與中庸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同謂其

所以說者皆性情之正道義之公也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辨正 愚案說有正有不正初九之和兌一本于剛則人不能疑其非正此其所以吉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正義 紫陽朱子曰剛中為孚居陰為悔占者以孚而說則吉而悔亡矣

泉峰龔氏曰九二陽剛得中當說之時以孚信為說

者也已以孚信為說人不得而妄說之所以吉也

辨正

愚案說不本于誠是相要以偽也相要以偽則雖暫有欣喜之情而其後必解體此悔之所以不免也

悔非比柔居陰之謂

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

辨正

愚案剛中之志自足取信于人非徒說者故曰信志也

六三來兑凶

正義山陽王氏曰以陰柔之質履非其位來求說者也非正而求說邪佞者也

伊川程子曰六三陰柔不中正之人說不以道者也來兌就之以求說也比于在下之陽枉已非道就以求說所以凶也

童溪王氏曰六居兩兌之間一兌既盡一兌復來故曰來兌夫以不正之才居兩兌之間左右逢迎惟以容說為事此小人之失正者故于兌為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正義　梅邊熊氏曰六三位不當居上下二兌之間下兌方

終上兌又來說而又說不得其正者也上六引兌

蓋與六三相表裏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正義　紫陽朱子曰四上承九五之中正而下比六三之柔

邪故不能決而商度所說未能有定然質本陽剛

故能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也如此則有喜矣象

占如此為戒深矣

慈湖楊氏曰九剛四柔近比六三諛佞之小人心知其非而實樂其柔媚故商度所說去取交戰于胸中而未寧聖人于是勉之曰介然疾惡小人則有喜

辨正

折中曰案易中疾字皆與喜對故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又曰損其疾使遄有喜以此文例之則疾者謂疾

病也喜者謂病去也四比于三故曰介疾言介于邪

害之間也若安而溺焉則其為鴆毒大矣惟能商度

所說而不以可說者為安則雖介疾而有喜矣

愚案　折中謂易中疾字皆與喜對誠不可易但舊

說並以疾為疾惡之疾今姑從之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正義　白雲郭氏曰當兌之時處上下之際不妄從說知所

擇者也介然自守故能全兌說之喜喜非獨一身

而已終亦有及物之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正義山陽王氏曰比于上六而與相得處尊正之位不說信乎陽而說信乎陰孚于剝之義也剝之為義小人道長之謂

紫陽朱子曰剝謂陰能剝陽者也九五陽剛中正然當說之時而居尊位密近上六上六陰柔為說之主處說之極能妄說以剝陽者也故其占但戒以

信于上六則有危也

辨正 愚案孚于剥正與二之孚兑相反蓋兑爲毁折而五與上鄰正當毁折之地乃說極將衰之時孚于剥者言其誠已盡而不足以固結乎天下也人心于是乎將散矣故曰有厲舊解惟謂與上相比其義未盡

象曰孚于剥位正當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戒孚于剥者以五所處之位正當戒也

密比隂柔有相說之道故戒在信之也

上六引兌

正義 劉氏長民曰執德不固見誘則從故稱引兌

折中曰引如孟子所謂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之引

通論 愚案兌之取義爲說本以柔之有得于剛也然在本卦則三上兩柔爻俱不得其位故易别取義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正義 楊氏文源曰君子以道德相引其道爲光明引引而爲

說則心術曖昧行事邪僻甚矣豈得爲完乎

大易擇言卷三十

大易擇言卷三十一

上元程廷祚撰

䷺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正義 紫陽朱子曰渙散也為卦下坎上巽風行水上離披解散之象故為渙以祖考之精神既散故王者當至于廟以聚之又以巽木坎水舟楫之象故利涉

大川其曰利貞則占者之深戒也

辨正 愚案孔仲達云渙者散釋之名其說是也蓋天下禍難連結王者出而平定之則謂之渙故散非天下之自散乃王者散之也渙如東風解凍之意方為得之先儒以散為潰散逃散俱誤○王者布政施仁必于祖考之廟假廟指此而言與萃卦不同觀彖傳解說各別可見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

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正義 山陽王氏曰二以剛來居內而不窮于險四以柔得位乎外而與上同內剛而无險困之難外順而无違逆之乖是以亨也

衡水孔氏曰此就九二剛德居險六四得位從上釋所以能散釋險難而致亨通

伊川程子曰在中謂求得其中攝其心之謂也中者心之象王者拯渙之道在得其中而已本義謂在廟之中誤

辨正

愚案剛來而不窮言陷而能通內體之坎有然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言柔順乎剛外體之巽有然皆以體象立論非所謂卦變也

通論

雲峰胡氏曰易以巽言利涉大川者三皆以木言益曰木道乃行中孚曰乘木舟虛渙曰乘木有功也十三卦舟楫之利獨取諸渙亦以此也

餘論

折中曰案剛來而不窮者固其本也柔得位乎外而上

同者致其用也固本則保聚有其基致用則聯屬有
其具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正義 伊川程子曰風行水上有渙散之象先王觀是象救
天下之渙散收合人心人心无如宗廟祭祀之報出于
其心故享帝立廟人心之所歸也係人心合離散
之道无大于此
藍田吕氏曰風行水上波瀾必作振蕩離散不寧之

時王者求以合其散莫若反其本享帝立廟所以
明天下之本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正義
童溪王氏曰居渙散之初則時未至于渙也當此之
時順此之勢而急救之則用拯之道得矣故必馬
壯而後吉

紫陽朱子曰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為力
既易又有壯馬其吉可知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正義　白雲郭氏曰初六難之始也方難之始而拯之无不濟矣天下之事辨之于早則順而易舉故傳曰初六之吉順也

九二渙奔其杌悔亡

辨正　愚案杌宜作軏車之持衡而所以行者也方渙之時天下散亂而无所統九二剛中為渙之主天下歸之如車之奔而不離乎軏則散者以合亂者以定

而悔亡矣舊說雖俱有理然于奔字无涉宜辨

存疑

伊川程子曰諸爻皆云渙謂渙之時也在渙離之時

而處險中其有悔可知若能奔就所安則得悔亡

也杌者俯憑以為安者也俯就下也奔急往也二

與初雖非正應而當渙離之時兩皆无與以陰陽

親比相求則相賴者也故二目初為杌初謂二為

馬二急就于初以為安則能亡其悔矣初雖坎體

而不在險中也

紫陽朱子曰九而居二宜有悔也然當渙之時來而不窮能亡其悔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蓋九奔而二机也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辨正 愚案得願者謂二以剛中之德能得天下之心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正義 山陽王氏曰散躬志外不固所守與剛合志故得无咎 案與剛合志以理論之非謂應上九也

愚案陰柔而居險陷之體世之所以不渙者以是物也今三居坎體之終而將出乎陷溺之外是能自渙其身而不復為天下之患矣何悔之有輔嗣之訓得之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辨正 愚案六三之渙已超乎險陷之外故无復咎悔志在外者特揭其心之棄暗就明者言之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辨正

紫陽朱子曰老蘇云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之說則是羣其渙非渙其羣也蓋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

愚案卦之所欲渙者陰也六四則諸陰已盡而渙之功將成故曰渙其羣元吉也又六四于諸陰為最高如邱山然今已渙之則自是而往天下无足慮

者矣故從而幸之曰匪夷所思猶所謂始願不及此者也老蘇渙其羣之解得之有郎則諸說俱未確

存疑
安定胡氏曰天下之渙起于衆心乖離人自為羣六四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而居陰得正下无私應是大臣秉大公之道使天下之黨盡散則天下之心不至于乖散而兼得以萃聚故得盡善元大之吉也

紫陽朱子曰居隂得正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也

下无應與為能散其朋黨之象占者如是則大善

而吉又言能散其小羣以成大羣使所散者聚而

若丘則非常人思慮之所及矣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辨正

愚案光大者渙之功已成也巽之一隂已盡則无晴

昧故曰光坎之二隂已盡則无險阻故曰大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正義彭城劉氏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一出而不反者也

九家易曰宣布號令百姓被澤若汗之出身不還反也

潁川荀氏曰布其德教王居其所故无咎矣

安定胡氏曰汗者膚腠之所出出則宣人之壅滯愈人之疾猶上有教令釋天下之難使天下各得其所也九五居至尊之位爲渙散之主居得其正履

得其中能出其號令布其德澤宣天下壅滯發天下堙鬱使天下之人皆信于上咸有所歸所以居位而无悔咎

石澗俞氏曰王居謂王者所居之位

餘論

紫陽朱子曰聖人就人身上說一汗字為象不為无意蓋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无不被而及之亦猶人身之汗出乎中而浹于四體也

存異 紫陽朱子曰渙王居如陸贄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之意 熊氏陳氏辨見後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辨正 梅邊熊氏曰天下離散之時須人君發號施令正位乎上使人心知所歸向而天下一矣故曰渙王居无咎而象曰正位也此與萃有位之義同本義以渙王居為渙其居積然當渙散之時必有為渙之主者所當從小象正位之說

實齋陳氏曰渙王居不必定指積聚說王者以天下
為家瓊宮瑤臺是但以宮室為居不以四海為居
者也故渙王居為正位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辨正 秋山王氏曰以諸爻文法律之渙其血句也渙其所
傷而免于難
石澗俞氏曰當依爻傳作渙其血上居渙終去坎甚
遠而无傷害故其象為渙其血其占曰无咎

愚案血者險之伏而无所不在者也惟預有以渙之而後不至復入于害此所以持渙之終者也故得无咎

存疑

紫陽朱子曰上九以陽居渙極能出乎渙故其象占如此血謂傷害逖當作惕與小畜六四同言渙其血則去渙其惕則出也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辨正

愚案文辭去逖出三字宜作衍文蓋因小畜四爻之

辭而誤增又訛惕為逖耳觀象傳可見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正義 衡水孔氏曰節者制度之名節止之義制事有節其道乃亨節須得中過苦傷于刻薄物所不堪故曰苦節不可貞也

紫陽朱子曰節有限而止也為卦下兌上坎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為節節固自有亨道矣又其體陰

陽各半而二五皆陽故其占得亨然至于太甚則
苦矣故又戒以不可守以為貞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
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
度不傷財不害民
正義 山陽王氏曰坎陽而兑陰也陽上而陰下剛柔分也
剛柔分而不亂剛得中而為制主節之義也節之
大者莫若剛柔分男女別也 案剛柔分指上下二體勝後儒之說

衡水孔氏曰天地以氣序為節使寒暑往來各以其序則四時功成也王者以制度為節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時則不傷財不害民也

伊川程子曰節之道自有亨義事有節則能亨也又卦之才剛柔分處剛得中而不過亦所以為節所以能亨也節至于極而苦則不可堅固常守其道已窮極也內兑外坎說以行險也人于所說則不知已遇艱險則思止方說而止為節之義當位而

以節主節者也處得中正節而能通也中正則通過則苦矣推言節之道天地有節故能成四時无節則失序也聖人立制度以為節故能不傷財害民人欲之无窮也茍非節以制度則侈肆至于傷財害民矣

次崖林氏曰九五陽剛居尊當位以主節于上而所節者得以中正是可以通行于天下

趙氏玉泉曰統觀全體而剛柔適均則剛以濟柔柔

以濟剛一張一弛惟其稱也析觀二體而二五得中則不失之過不失之不及一損一益惟其宜也由是以制度數而隆殺皆中以議德行而進反皆中此節之所以亨也

餘論

石澗俞氏曰凡物過節則苦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之過思皆謂之苦節而苦則非通行之道故曰其道窮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正義 侯氏行果曰澤上有水以隄防為節

衡水孔氏曰數度謂尊卑禮命之多少德行謂人才堪任之優劣君子象節以制其禮數等差皆使有度議人之德行任用皆使得宜議德行孔氏解與諸儒別

伊川程子曰澤之容水有限過則盈溢是有節故為節也君子觀節之象以制立數度所以為節也數多寡度法制議德行者存諸中為德發于外為行當義則中節議謂商度求中節也

通論

白雲郭氏曰澤无水則為不足澤上有水則為有餘不足則為困有餘則當節理之常也在人之節則制數度所以節于外議德行所以節于內也為國為家至于一身其內外制節皆一也

餘論

紫巖張氏曰數度之制因乎人德行之議自于己記曰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蓋己之所不能行與其所不可行而强于人誰其從之一言盡節之道中而已中必自身始也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正義 紫陽朱子曰户庭户外之庭也陽剛得正居節之初未可以行能節而止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秋山王氏曰陽剛在下居得其正當節之初知其時未可行故謹言謹行至于不出户外之庭是知節而能止者故无咎

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正義 秋山王氏曰時有通塞通則行塞則止當止即止其

知通塞之君子乎繫辭專以慎密言語說之兌體故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正義 紫陽朱子曰門庭門內之庭也九一當可行之時而失剛不正上无應與知節而不知通故其象占如此

通論 紫陽朱子曰户庭是初爻之象門庭是第二爻之象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通論 白雲郭氏曰初為不當有事之地而二以剛中居有為之位其道不可同也故初以不出戶庭為知塞而二以不出門庭為不知通知塞故无咎不知通則有失時之凶矣

愚案節之為卦剛節柔柔受節者也剛之節柔惟九五一爻故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若初二兩剛尚居說體无節物之能故爻辭如此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辨正 愚案六三陰柔居說體之極流蕩忘反而不知自節者也若无以制之則其害未有旣而嗟悔繼其後矣復誰咎乎此言剛之制柔不可不早非六三之自節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六三不中正乘剛而臨險固宜有咎然柔順而和說若能自節而順于義則可以无過不然則凶咎必至可傷嗟也故不節若則嗟若己所自致无所歸咎也此以六三自節為說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辨正 紫陽朱子曰此无咎與諸爻異言无所歸咎也 本王輔嗣說

六四安節亨

正義 紫陽朱子曰柔順得正上承九五自然有節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愚案凡六四之屬坎體者以陷溺既輕其辭多美而此卦九五為節之主四受其節于下恬然无復勉

强繆戾之意所謂安處善而樂循理者也其道豈

不足以亨乎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辨正 愚案承上道謂受節于剛乃其所以亨也程傳謂舉

安節之重者言之誤矣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正義 伊川程子曰九五剛中正居尊位為節之主所謂當

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在已則安行天下則說從

節之甘美者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則有可嘉尚也

通論

折中曰案水之止者苦積澤為鹵是也其流者甘山下出泉是也五為坎主水之源也在井為冽取其不泥也在節為甘取其不苦也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辨正

愚案位天則也言五所處適當天則之中无過不及

而非張皇潤色以為甘者也

通論 石澗俞氏曰節貴乎中當節而不節則六三有不節之嗟過于節則上六有苦節之凶惟九五甘節而吉者蓋居位之中當位以節无過不及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正義 藍田呂氏曰上六居節之極其節已甚苦節者也用過乎節物所不堪守是不變物窮必乖故曰貞凶禮奢寧儉未害乎義故曰悔亡

紫陽朱子曰居節之極故為苦節既處過極故雖得正而不免于凶然禮奢寧儉故雖有悔而終得亡之也

辨正
愚案柔宜以受節于剛立論舊說俱作自節似有未盡上六窮而在上若復裁之太過則彼有所不能受而他變將作故曰苦節貞凶然最高之陰而有以制之亦所以防患于未然者故悔亡也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節既苦而貞固守之則凶蓋節之道至于窮極矣

大易擇言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擇言卷三十二

上元程廷祚撰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正義 衡水孔氏曰信發于中謂之中孚魚者蟲之幽隱豚者獸之微賤内有誠信則雖微隱之物信皆及矣既有誠信光被萬物以斯涉難何往不通故曰利

涉大川信而不正凶邪之道故利在貞也

餘論

伊川程子曰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

東坡蘇氏曰中孚信也而謂之中孚者如羽蟲之孚有諸中而後能化也內无陽不生故必剛得中然後為中孚也

紫陽朱子曰孚信也為卦二陰在內四陽在外而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以一卦言之為中虛以二體言

之為中實皆孚信之象也又下說以應上上巽以
順下亦為孚義豚魚无知之物又木在澤上外實
內虛皆舟楫之象至信可感豚魚涉險難而不可
以失其貞故占者能致豚魚之應則吉而利涉大
川又必利于貞也

語類問中孚孚字與信字恐亦有別朱子曰伊川云
存于中為孚見于事為信說得極好因舉字說孚
字從爪從子如鳥抱子之象今之乳字一邊從孚

蓋中所抱者實有物也中間實有物所以人自信之

問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如何曰只看虛實字便見本質之異中虛是无事時虛而无物故曰中虛自中虛中發出來皆是實理所以曰中實○又曰一念之間中无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

吳氏曰先儒以豚魚爲二物實一物耳蓋兌澤巽風

豚魚生于澤而主風古云江豚魚出而風今江湖行舟之人見江豚作則知風之至天下之物皆有自然之信凡天機之觸天籟之鳴非物能然也皆天理之真天道之妙流行貫通在物有不能違耳

草廬纂言說與此合而文不同此吳氏不知其名

愚案豚魚二物乃物之至无知者此卦言天德之純底于至極獨全其天命之本然而有生以後之知識聞見胥歸于无用泯然如豚魚之无知則中孚

之理盡而无往不吉矣後儒不達于繫辭之指而
以為孚信感格豚魚其說已誤若吳氏之說尤為
可笑唐許渾詩云江豚吹浪夜還風蓋此物喜風
唯江中有之吳氏見卦之兑象為澤故又云豚魚
生于澤實則澤中不聞有江豚也且作易者乃北
方之聖人北方之聖人豈知南方之江中有江豚
乎且天地間生物之不失其信者至多又奚獨江
豚也其附會鄙俚一至于此而人猶有信之者不

可以不辨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二柔在内中虛為誠之象二剛得上下體之中中實為孚之象卦所以為中孚也說而巽以二體言卦之用也上巽下說為上至誠以順巽于下下有孚以說從其上如是其孚乃能化于邦

國也若人不說從或違拂事理豈能化天下乎信能及于豚魚信道至矣所以吉也以中孚涉險難其利如乘木濟川而以虛舟也舟虛則无沈覆之患卦虛中為舟虛之象

辨正

愚案柔在內而剛得中明以剛為用而不以柔為用也柔在內人心不妄動之象此不以柔為用也剛得中道心以為主之象此以剛為用也○信及豚魚及猶言如也言誠信之至如豚魚之无知也倘

以爲感格及于豚魚則誠之所動又何必豚魚邪

餘論

童溪王氏曰以成卦觀之在二體則爲中實在全體則爲中虛蓋中不虛則有所累有所累害于信者也中不實則无所主无所主則又失其信矣故曰

中孚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正義

伊川程子曰君子之于議獄盡其忠而已于決死極于惻而已故誠意常求于緩緩寬也于天下之事

无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

紫陽朱子曰風感水受中孚之象議獄緩死中孚之

意

餘論

誠齋楊氏曰風无形而能鼓幽潛誠无象而能感人

物中孚之感莫大于好生不殺議獄者求其入中

之出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也

平菴項氏曰獄之將決則議之其既決則又緩之然

後盡于人心王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議獄也

旬而職聽二旬而職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故獄成而孚輸而孚在我者盡故在人者无憾也

石澗俞氏曰澤體中虛而善受澤上有風則澤中之水隨動天下之孚蓋无有遠于此者

折中曰案風之入物也不獨平地草木為之披拂巖谷竅穴為之吹吁即積水重陰之下亦因之而凍解冰釋焉此所以為至誠无所不入之象也民之有獄猶地之有重陰也王者體察天下之情隱至于議獄緩

死然後其至誠无所不入矣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正義 穎川荀氏曰虞安也

平菴項氏曰初九安處于下不假他求何吉如之苟變其志動而求乎于外則失其安也

辨正 愚案虞安也宜從荀氏說初九天德之根未交于物惟能安其本然則吉假使牽于外誘而有他物以間之則離其本然而不安矣燕者亦安也舊說以

為上應六四又以虞為虞度之虞于義未協

存疑

伊川程子曰九當中孚之初故戒在審其所信虞度也度其所信而後從也雖有至信若不得其所則有悔咎故虞度而後信則吉也既得所信則當誠一若有它則不得其燕安矣燕安裕也有它志不定也人志不定則惑而不安初與四為正應四巽體而居正无不善也文以謀始之義大故不取相應之義若用應則非虞也

紫陽朱子曰當中孚之初上應六四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則吉復有它焉則失其所以度之之正而不得其所安矣戒占者之辭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辨正 愚案變猶動也志未變所以為天德之本然而不可間以他物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正義 衡水孔氏曰九二體剛處于卦內又在三四重陰之

下而履不失中是不徇于外自任其真者也處于
幽昧而行不失信則聲聞于外為同類之所應焉
如鶴之鳴于幽遠則為其子所和也靡散也不私
權利惟德是與若我有好爵願與爾賢者分散而
共之故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伊川程子曰二剛實于中孚之至者也孚至則能感
通鶴鳴于幽隱之處不聞也而其子相應和中心
之願相通也好爵我有而彼亦係慕說好爵之意

同也有孚于中物无不應誠同故也至誠无遠近幽深之間故繫辭云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誠通也至誠感通之理知道者為能識之 案靡訓與孔異

愚案九二當説體之中故以誠之動物者言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正義 程氏 敬承 曰鶴之鳴由中而發子之和亦根心而應故曰中心願願出于中乃孚之至也

通論　平菴項氏曰中心願也甚言其孚故泰之六四不戒以孚亦曰中心願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辨正　愚案六三于外誘之來相持而不能下得敵云者猶子夏之所謂交戰也進則鼓退則罷不足則泣有餘則歌皆言陰柔德之不實而喪棄其天真以至于此也舊解未確

餘論　劉氏長民曰人惟信不足故言行之間變動不常如

此

存疑 紫陽朱子曰敵謂上九信之窮者六三陰柔不中正以居説極而與之為應故不能自主而其象如此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正義 石澗俞氏曰六三居不當位心无所主故或鼓或罷而不定若初九則不如是也

愚案六三説形于外而動不以天故曰位不當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辨正

愚案六四已交巽體有順乎剛之德非六三之可比矣月幾望言蓄于內者厚也馬匹亡言馳于外者息也能固守其天真如此則所謂人心不妄動柔之在內而得其正者矣咎于何有

存疑

紫陽朱子曰六四居陰得正位近于君為月幾望之象馬匹謂初與已為匹四乃絕之而上以信于五故為馬匹亡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也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辨正 愚案類言四與三同為柔也絕類言四之獨能順乎剛也上與柔進而上行之上同

通論 雲峰胡氏曰坤以喪朋為有慶中孚之四以絕類為无咎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正義 安定胡氏曰居尊而有中正之德是有至誠至信之心發之于內而交于下以攣天下之心上下內外皆以誠信相通是得為君之道何咎之有

伊川程子曰五居君位人君之道當以至誠感通天下使天下之心信之固結如拘攣然則為无咎也

通論

雲峰胡氏曰六爻不言孚惟九五言之九五孚之主也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辨正

愚案位正當言九五正當天德之位也彖辭之豚魚吉傳之孚乃化邦皆指此爻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正義山陽王氏曰翰高飛也飛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之謂也居卦之上處信之終信終則衰忠篤内喪華美外揚故曰翰音登于天也

安定胡氏曰翰者鳥羽之高飛也上九在一卦之上居窮極之地是无純誠之心篤實之道徒務其虛聲外飾以矯僞為尚如鳥之飛登于天徒聞其虛聲而已

東坡蘇氏曰翰音飛且鳴者也處外而居上非中孚

之道飛而求顯鳴而求信者也故曰翰音登于天

九二在陰而子和上九飛鳴而登天其道蓋相反

也

東谷鄭氏曰翰音登天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辨正

愚案上九過中而不孚故為翰音登于天此虛偽之

象也傳義以為固守其信而不知變于理未協

存疑

伊川程子曰九處于最上孚于上進而不知止者也

其極至于羽翰之音登聞于天貞固于此而不知

變凶可知矣夫子曰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固守而不通之謂也

紫陽朱子曰居信之極而不知變雖得其貞亦凶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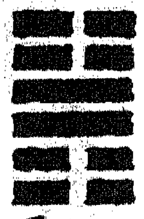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正義 侯氏 行果 曰窮上失位信不由中有聲无實虛華外揚是翰音登天也虛音登天何可久也

衡水孔氏曰虛聲无實何可久長

安定胡氏曰上九徒以虛聲外飾无純誠篤實之行以此而往愈久愈凶故聖人戒之曰何可長如此蓋欲人改過反誠以信實為本也

平菴項氏曰上九巽極而躁不正不中內不足而求孚于外聲聞過情其涸也可立而待愈久愈凶何可長也


艮下
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

下大吉

辨正 愚案小過一卦先儒既不察與中孚反對之實義動與大過相提而並論又不知大象乃孔子之特筆而附會行過乎恭三句以發明彖辭爻辭此卦之從來不得其解皆以是二端也夫小過與中孚反對者中孚言心小過言意也心大而意小心同體于天无有終始意則以時起滅故曰小過過猶常言過去過來之過而過甚之意在其中曰小過者

意之于心可過而不可留也意雖人所不能无然能過之而不留則亨矣利貞者意既有則不可以不正也有意故可小事非无心故不可大事事之為言用也飛鳥遺之音鳥飛于空而遺其音過而不留之象卦體艮在下震在上不宜上宜下者言意動則累于心止其所而不妄動是則吉之大者卦義宜如是解學者詳之

餘論 會稽虞氏曰上陰乘陽故不宜上下陰順陽故宜下

存疑 伊川程子曰過者過其常也若矯枉而過正過所以就正也事有時而當然有待過而後能亨者故小過自有亨義利貞者過之道利于貞也不失時宜之謂正過所以求就中也所過者小事也事之大者豈可過也于大過論之詳矣飛鳥遺之音謂過之不遠也不宜上宜下謂宜順也過而順理其吉必大諸儒之論大率如是

紫陽朱子曰小過是過于慈惠之類大過則是剛嚴

果毅底氣象小過是小事過又是過于小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是過于小退後一步自貶底意思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辨正 郭氏京曰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是以下脫可字小

事下誤增吉字

伊川程子曰有飛鳥之象焉此一句不類彖體蓋解

者之辭誤入彖中

愚案卦名下當有亨字○過以利貞與時行者言既

與其過而復欲其貞皆因人心不能无意故過其

所當過而毋過其所不當過意動之時宜然也所

謂時者柔之得中也柔得中則剛失位柔得中而

止其所故可小事剛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其

在全卦柔者意之象也剛者心之象也意用事則心有不得自主者剛失位之象也其在上下體艮之止以象心震之動以象意動于止則順動于動則逆經曰不宜上宜下大吉君子亦舍逆而取順可矣

存疑

伊川程子曰陽大陰小陰得位剛失位而不中是小者過也事固有待過而後能亨者過而利于貞謂與時行也時當過而過乃非過也時之宜也乃所

謂正也柔得中二五居中也陰柔得位能致小事吉耳不能濟大事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大事非剛陽之才不能濟三不中四失位是以不可大事中剛外柔飛鳥之象卦有此象故就飛鳥為義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恭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在小過也所過當如飛鳥之遺音鳥飛迅疾聲出而身已過然豈能相遠也事之當過者亦如是身不能甚遠于

聲事不可遠過其常在得宜耳不宜上宜下更就
鳥音取宜順之義過之道當如飛鳥之遺音夫聲
逆而上則難順而下則易故在高則大山上有雷
所以為過也過之道順行則吉如飛鳥之遺音宜
順也所以過者為順乎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
乎儉
正義 衡水孔氏曰小人過差失在慢易奢侈故君子矯之

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也

伊川程子曰雷震于山上其聲過常故爲小過天下之事有時當過而不可過甚故爲小過君子觀小過之象事之宜過者則勉之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當過而過乃其宜也不當過而過則過矣

愚案前二説以解大象則確而諸儒即以當彖爻之訓頗爲失之學者不可不知也

餘論

嵩山鼂氏曰時有舉趾高之莫敖故正考父矯之以循牆時有短喪之宰予故高柴矯之以泣血時有三歸反坫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敝裘雖非中行亦足以矯時厲俗

楊氏文源曰過恭過哀過儉此豈不為高世絕俗行而過乎人但其所過者以收斂卑下為過故但可言小過也

初六飛鳥以凶

正義 安定胡氏曰小過之時不宜上位在下而志愈上故獲凶也

辨正 愚案意爲心體之所本无猶飛鳥爲太空之所本无也今初六居最下之地處當止之時乃无端而起以致天下之多故是宜下而不下道之所惡其凶大矣又彖辭飛鳥遺之音其取象在若有若无之間所謂過而不留也今直象飛鳥非所宜矣故初與上皆凶

通論

平菴項氏曰初上二爻陰過而不中是以凶也以卦象觀之二爻皆當鳥翅之末初六在艮之下當止而反飛以飛致凶故曰飛鳥以凶上六居震之極其飛已高則麗于網罟故曰飛鳥離之凶

存疑

伊川程子曰初六陰柔在下小人之象又上應于四四復動體小人躁易而上有應助于所當過必至過甚況不當過而過乎其過如飛鳥之迅疾所以凶也躁疾如是所以過之速且遠救止莫及也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不可如何无所用其力也

何氏元子曰以凶者自納于凶也孽由已作可如何哉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正義石澗俞氏曰遇妣而過于祖雖過之君子不以為過也遇臣則不可過于君故曰不及其君遇其臣彖

言可小事不可大事不宜上宜下而六二柔順中

正故其象如此其占无咎（案此説雖不得其所以然而語較明順）

辨正

愚案六二柔而得中彖辭所謂可小事者也祖初之象君三之象妣與臣皆謂二也言六二得止之正安于下而不干其上其免于咎戾亦所宜矣○過之言逆而遇之言順此二字之別也

存疑

紫陽朱子曰六二柔順中正進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過陽而反遇陰也如此則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不及君而適遇其臣也皆過而不過守正得

中之意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辨正
愚案臣不可過言意之發不可以侵其心所以安柔之分而得其止之正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辨正
愚案卦中所謂過者皆陰爻也陽爻則安于无用而无所謂過矣故三與四皆曰弗過九三處艮體之終有以止陰柔之過甚故曰弗過防之然正當陰

柔欲過之時失位之剛无持久之力則彼或乘隙而為害于其後恐亦所難免也如是則凶矣○弗過句舊説以過防為義然九四不可通矣

存疑 伊川程子曰小過陰過陽失位之時三獨居正然在下无所能為而為陰所忌惡故有當過者在過防于小人若弗過防之則或從而戕害之矣如是則凶也三于陰過之時以陽居剛過于剛也既戒之過防則過剛亦在所戒矣防小人之道正已為先

三不失正故无必凶之義能過防則免矣三居下

之上居上為下皆如是也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凶如何言其甚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辨正 愚案九四居震體之下動而不極可以无咎矣弗過

而亦不能禁物之相遇往則為外至者所役而可

危矣以是為戒亦自守之道也又曰勿用永貞者

陽剛之德宜有以立天下之命而使陰柔不得妄作豈可僅足于自守而已哉聖人之于剛德不稍寬假如此○朱子以過遇為加意待之若上六之弗遇過又不可通矣

存疑 伊川程子曰四當小過之時以剛處柔剛不過也是以元咎既弗過則合其宜矣故云遇之謂得其道也若往則有危必當戒懼也往去柔而以剛進也勿用永貞陽性堅剛故戒以隨宜不可固守也方

陰過之時陽剛失位則君子當隨時順處不可固守其常也四居高位而无上下之交雖比五應初方陰過之時彼豈肯從陽也故往則有厲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辨正

愚案四雖无咎而亦剛之失位者故曰位不當也終不可長釋勿用永貞之義

存疑

伊川程子曰以九居四位不當也居柔乃遇其宜也當陰過之時陽退縮自保足矣終豈能長而盛也

故往則有危必當戒也長上聲作平聲則大失易
意以夬與剥觀之可見與夬之象文同而音異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辨正 愚案密雲不雨上于高而弗散自我西郊動于遠而
弗止皆言其已甚也如是而尚得謂之小過乎公
心之象也穴空也在穴謂六五也公弋取彼在穴
言空中之物為害至此不急去之可乎意去而心
自寧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五以陰柔居尊位雖欲過爲豈能成功
如密雲而不能成雨所以不能成雨自西郊故也
陰不能成雨小畜卦中已解公弋取彼在穴弋射
取之也射止是射弋有取義穴山中之空中虛乃
空也在穴指六二也五與二本非相應乃弋而取
之五當位故云公謂公上也同類相取雖得之兩
陰豈能濟大事乎猶密雲之不能成雨也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辨正 愚案已上謂不宜上者而今上之至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正義 安定胡氏曰上六過而不已若鳥之高翔不知所止以其窮極而離于凶禍不能反于下以圖其所安猶人之不近人情亢已而行故外來之災自招之損皆有之也

石澗俞氏曰彖辭言不宜上而上乃震動之體動極而忘返如飛鳥離于繒繳不亦凶乎是天災也亦

人眚也故曰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愚案隂極于上動而不已弗遇過之无所遇而徑過

率意妄行不順之至者也飛鳥離之乃欲動情勝

无所止泊之象其凶甚矣以不宜在上之物而犯

非其分至于此極乃所謂自作孽不可逭者是謂

災眚言必敗之道也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辨正

愚案亢雖陽剛有所不可以柔有之其凶可知

大易擇言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擇言卷三十三

上元程廷祚撰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正義 衡水孔氏曰濟者濟渡之名既者皆盡之稱萬事皆濟故以既濟為名既萬事皆濟若小者不通則有所未濟故曰既濟亨小也小者尚亨何況于大則

大小剛柔各當其位皆得其所當此之時非正不利故曰利貞也但人皆不能居安思危愼終如始故戒以今日既濟之初雖皆獲吉若不進德修業至于終極則危亂及之

紫陽朱子曰既濟事之既成也為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為既濟亨小當為小亨大抵此卦及六爻占辭皆有警戒之意時當然也

谷氏拙侯曰不曰小亨而曰亨小小言所亨者其小事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辨正 愚案剛柔正謂坎剛中離柔中八卦中惟二卦得剛柔之正也位當謂坎以陽卦居上離以陰卦居下上下之位得其序也卦之為既濟者以此剛柔皆中而初吉獨取柔中者天下至不易定者柔柔定

而天下无不定矣且柔之得中又剛德之正有以使之不待言也終止則亂言剛柔之道俱窮則失其所以為既濟矣

通論

石門梁氏曰既濟柔得中在下卦則初吉而終亂以文明已過而坎險繼之也未濟柔得中在上卦則始未濟而終亨以出乎坎險而正當文明也

折中曰案凡易義以剛中為善而既未濟皆善柔中者既濟以内卦為主至外卦則向乎未濟矣未濟亦以

內卦為主至外卦則向乎既濟矣亦猶泰之善在二而否之善在五

餘論

山陽王氏曰柔得中則小者亨也柔不得中則小者未亨小者未亨雖剛得中未為既濟也故既濟之要在柔得中也

伊川程子曰天下之事不進則退无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无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九五之才非不善也時極道窮理當必變也

聖人至此奈何曰唯聖人為能通其變于未窮不使至于極也堯舜是也故有終而无亂

中溪張氏曰卦曰終亂而彖曰終止則亂非終之能亂也于其終而有止心此亂之所由生也

石澗俞氏曰人之常情處无事則止心生止則怠怠則有患而不為之防此所以亂也當知終止則亂不止則不亂也

陸氏君啟曰國家當極盛時縱有好處都只是尋常

事所以說小者亨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正義 潁川荀氏曰治不忘亂也

伊川程子曰水火既交各得其用爲既濟時當既濟唯慮患害之生故思而豫防使不至于患也自古天下既濟而致禍亂者蓋不能思慮而豫防也

秋山王氏曰既濟雖非有患之時患每生于既濟之後君子思此而豫防之則可以保其初吉而无終

亂之憂矣

餘論

泉峰龔氏曰水上火下雖相為用然水決則火滅火炎則水涸相交之中相害之機伏焉故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能防在乎豫能豫在乎思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正義

伊川程子曰方既濟之初能止其進乃得无咎

紫陽朱子曰輪在下尾在後初之象也曳輪則車不前濡尾則狐不濟既濟之初謹戒如是无咎之道

愚案既濟之初將濟而未濟之時也其時爭先者未必遂濟而持重者无傾覆之虞曳其輪不欲輕進之象不欲輕進則惟安于後濟可矣故曰濡其尾此不以僥倖而免于咎之道也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既濟之初而能止其進其義自无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辨正 愚案婦人之車无茀則无以蔽前後而不可行喪茀

而能勿逐以待其自得于七日之後其能安柔下之分而不急于自行如是此柔而得中彖之初吉即指此也

存異

紫陽朱子曰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陽剛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而九五居既濟之時不能下賢以行其道故二有婦喪其茀之象茀婦車之蔽言失其所以行也然中正之道不可終廢時過則行矣故又有勿逐而自得之戒

愚案喪茀勿逐以見柔之安分而從剛七日得則既濟矣凡在下位者莫不當用舊說泥于二五相應之例且謂喪茀為九五不能下賢則此卦何以為既濟也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辨正 愚案得喪皆所勿計而惟自安于柔故曰以中道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正義 紫陽朱子曰既濟之時以剛居剛高宗伐鬼方之象

也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後克戒占者不可輕動之意小人勿用占法與師上六同

辨正

愚案九三剛而不中處既濟而輕動勞師于絶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其任用非人殘民以逞之害顯然見于言表高宗雖商之賢君然未必如虞廷干羽之化故言小人勿用以明其失非謂既克之後不可用小人也

餘論

伊川程子曰高宗必商之高宗天下之事既濟而遠

伐暴亂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爲心乃王者之事
也惟聖賢之君則可若騁威武忿不服貪土地則
殘民肆欲也故戒不可用小人

愚案文辭不見美高宗之意程傳未深考耳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辨正 愚案言憊正見勞師之由于小人矣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正義 伊川程子曰當既濟之時以防患慮變爲急繻當作

濡謂滲漏也舟有罅漏則塞以衣袽有衣袽以備濡漏又終日戒懼不怠慮患當如是也

兼山郭氏曰既濟思患豫防而四又居多懼之地是以有繻有衣袽之戒勿以既濟而忘未濟之難也終日者言无怠時也

餘論

雲峰胡氏曰乘舟者不可以无繻而忘衣袽亦不可謂衣袽已備遂恝然不知戒水浸至而不知則雖有衣袽不及施矣備患之具不失于尋常而慮患

之念又不忘于頃刻此處既濟之道
中溪張氏曰六四出離入坎此濟道將革之時也濟道將革則罅漏必生四坎體也故取漏舟為戒終日戒者自朝至夕不忘戒備常若坐敝舟而水驟至焉斯可以免覆溺之患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辨正 愚案因疑而戒疑者疑覆溺之不免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辨正　愚案東者時之始西者時之成濟以時為本東鄰謂不得其時者西鄰即謂九五爻辭之意言求濟者得其時則用力少而成功多不得其時為東鄰殺牛之象九五能積德以待時為禴祭受福之象先儒不察于象傳時字之義故不得此爻正解雖有名通之論皆无足深取矣

餘論　雪松潘氏曰五以陽剛中正當物大豐盛之時故借東鄰祭禮以示警懼夫祭時為大時苟得矣則明

德馨而黍稷可薦明信昭而沼毛可羞是以東鄰
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在于合時不在
物豐也東西者彼此之時不以五與二對言
承菴姚氏曰人君當既濟之時享治平之盛驕奢易
萌而誠敬必不足故聖人借兩鄰以為訓若曰東
鄰殺牛何其盛也西鄰禴祭何其薄也然神无常
享享于克誠彼殺牛者反不如禴祭者之實受其
福信乎享神者在誠不在物保治者以實不以文

此蓋教之以祈天保命之道

存異 紫陽朱子曰東陽西陰言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也又當文王與紂之事故其象占如此彖辭初吉終亂亦此意也

愚案東西以喻時之早暮九五當西成之時收既濟之效禴祭受福皆指九五而言本義以西鄰為六二則受福為六二受福　折中謂易无此例誠然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辨正 愚案受福而言吉大來謂既濟惟此爻爲極盛以明非真言祭祀也後儒不察何哉

上六濡其首厲

正義 山陽王氏曰既濟道窮之于未濟則首先犯焉進而不已則遇于難故濡其首也將沒不久危莫先焉

愚案濡其首者亂端方兆之象他說謂身已陷沒而至于首則與象傳何可久也之義不合輔嗣說是

○此爻與六四俱當以時與事言不必以人言

通論　漢上朱氏曰以兼卦言之初為始為本上為終為末以成卦言之上為首為前初為尾為後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正義　安定胡氏曰既濟之終反于未濟至于濡沒其首故當翻然而警惕然而改何可久如此乎

䷿ 坎下 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正義　紫陽朱子曰未濟事未成之時也水火不交不相為

用卦之六爻皆失其位故爲未濟汔幾也幾濟而濡尾猶未濟也占者如此何所利哉

餘論 伊川程子曰狐能渡水其老者多疑畏故履冰而聽懼其陷也小者則未能畏慎故勇于濟濡其尾而不能濟也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辨正 愚案未濟曰亨而亦取柔中與既濟同者柔之得中

固貴于羣柔也剛而在下終為剛德之衰未出中者雖中而在陷也濡其尾无攸利求濟而終于不能矣然未濟則將之于既濟以剛柔雖上下易位不得其正而有相為用之道也

通論　節齋蔡氏曰既濟之後必亂故主在下卦而亨取二未濟之後必濟故主在上卦而亨取五

餘論　伊川程子曰雖陰陽不當位然剛柔皆相應若能重慎則有可濟之理

紫陽朱子曰小狐汔濟汔字訓幾與井卦同既曰幾便是未出坎中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正義 伊川程子曰水火不交不相濟為用故為未濟火在水上非其處也君子觀其處不當之象以慎處于事物辨其所當各居其方謂止于其所也

何氏元子曰慎辨物者物以羣分也慎居方者方以類聚也

初六濡其尾吝

正義 伊川程子曰濡其尾言不能濟也不度其才力而進終不能濟可羞吝也

餘論 張氏彥陵曰卦辭所謂小狐正指此爻新進喜事急于求濟而反不能濟可吝孰甚焉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辨正 紫陽朱子曰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叶或恐是敬字今且闕之

熊氏與可曰古注明以拯救為解且與下文行正協韻作拯字何疑

愚案熊氏說有理

九二曳其輪貞吉

正義 潘氏天錫曰九二剛中力足以濟者也然身在坎中未可以大用故曳其車輪不敢輕進待時而動乃為吉也不量時度力而勇于赴難適以敗事矣此說雖有所未盡而遠勝傳義

存疑　紫陽朱子曰以九二應六五而居柔得中為能自止而不進得為下之正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辨正　愚案未濟與既濟不同既濟之曳其輪時雖可為而不敢輕進也未濟之曳其輪時未可為而自守其正不肯枉道以求濟也故既濟之傳曰義无咎而此則曰中以行正義本明晰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辨正

愚案此卦皆未濟也以六三處陷體之極而特著卦名言卦之所以為未濟者以此物也征凶際此時者而可以更有所往乎利涉大川其義未詳先儒强為之解近于鑿矣

存疑

紫陽朱子曰陰柔不中正居未濟之時以征則凶然以柔乘剛將出乎坎有利涉之象故其占如此蓋行者可以水浮而不可以陸走也或疑利字上當有不字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餘論

草廬吳氏曰未濟諸爻皆位不當而獨于六三言之以未濟由六三故也

石澗俞氏曰六爻皆位不當而獨于六三曰位不當以六三才弱而處下體之上也

愚案彖辭傳所謂位不當者謂坎下離上二卦之位不正非爻位也今象傳獨指六三為位不當舊說窮矣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正義 山陽王氏曰處未濟之時而出險難之上居文明之初體乎剛質以近至尊雖履非其位志在乎正則吉而悔亡矣伐鬼方者興衰之征也始出于難其德未盛故曰三年也

辨正 愚案四以剛德處未濟之時能得其正則吉而悔亡所謂正者見可而進也震動也震用伐鬼方言離暗向明之初不可自安于不濟能奮發有為芟除

幽隱則既濟之功可望三年有賞于大國矣舊註惟輔嗣之説近之○鬼方謂險陷之地即坎卦也二卦並言鬼方既濟坎在外故言于九三未濟坎在内故言于九四又坎在外既濟之所以不終于既濟也坎在内未濟之所以不終于未濟也

存疑　紫陽朱子曰以九居四不正而有悔也能勉而貞則悔亡矣然以不貞之資欲勉而貞非極其陽剛用力之久不能也故爲伐鬼方三年而受賞之象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辨正 愚案九四時雖未濟而剛已足用故曰志行志行則可以進而求濟矣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辨正 愚案六五時雖未濟而能麗乎中正以為文明之主故吉而无悔君子尊者之稱居尊不患于无光然必本于至誠乃有動物之效而天下由是以濟再言吉者重其孚也

存疑 紫陽朱子曰以六居五亦非正也然文明之主居中應剛虛心以求下之助故得貞而吉且无悔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光盛則有暉君子充積而光盛至于有暉善之至也故重云吉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辨正 愚案上視五則有剛德之實矣故曰有孚既實有是剛德而處未濟之終則非險之所能害也酒雖溺

人之物而猶為險之微者故曰于飲酒无咎然不可以其酒而忽之也若為其所陷而至于濡首則并我之剛德而失之而亦无救于未濟矣舊解以為真飲酒似未確

餘論

蒙齋李氏曰未濟之終甫及既濟而復以濡首戒之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未濟之極至誠安于義命而自樂則可无咎飲酒自樂也不樂其處則忿躁隕獲入于凶

咎矣若從樂而耽肆過禮至濡其首亦非能安其處也

紫陽林存曰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時將可以有為而自信自養以俟命无咎之道也若縱而不反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則過于自信而失其義矣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正義　衡水孔氏曰釋飲酒所以致濡首之難以其不知止節故也

大易擇言卷三十三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張山菊